

CHAOSHI

王曼玲

著

潮湿

小长篇



红月亮丛书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潮湿

CHAOSHI

王曼玲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潮湿/王曼玲著. -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2.1

(红月亮丛书)

ISBN 7-5313-2420-2

I. 潮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5912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138 千字 印张: 7 插页: 2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常 晶

责任校对: 潘晓春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2420-2/I·2122

定价: 11.00 元

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
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

——《旧约·诗篇》

NAKE 04



作者简介

王曼玲，女，出生于云南保山，祖籍山东。17岁参军。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已出版长篇小说《正午告别》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），长篇小说《谁抚摸了我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）。中篇小说10部，多次获全军文艺创作奖，四川文艺创作奖。现为成都军区文艺创作室创作员。巴金文学院创作员。



第一章

1 绍芝九岁那一年，姐姐姜绍涵在剧团里出了事。姜绍涵当时正是州里剧团的台柱子，红得发紫，谁也没有想到十八岁的她未婚先孕，并且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孩子刚刚出了满月，姜绍涵就远走他乡。男孩留在了姜家。

绍涵走的时候，天上挂了一弯月亮，月光透过窗棂上那一层薄薄的纸，进了屋子的月光也纸一样的薄了。绍芝看到了穿衣的姐姐，那只是一个影子，绍芝看不清姐姐的脸。姐姐像游戏里的剪纸，只是动着。后来姐姐拿起了放在床边那个头一天准备好了的提包，定定地站在了屋子的中间，绍芝慌忙紧紧地闭了自己的眼睛。再一睁开眼睛时，姐姐已经出了门。

院子里比起屋子里亮堂了很多，月光厚了，霜一样地铺了一地。绍芝光着脚下了床，来到了窗户边，她把脸放到了最下面的一格窗棂上，目光追随着姐姐的身影。白惨惨的月光下走着的姐姐，像一个鬼。院子大得像一个篮球场，姐姐走得匆匆忙忙，就好像有人在后面追着。绍芝只

是看着，一声不吭。

天亮后，绍芝见到了那个男孩。男孩正躺在母亲的床上，一张发面馒头一样的脸，撮起的小嘴像寿桃上的两瓣红叶，又长又黑的睫毛盖着眼睛，正当绍芝看那男孩浓密的睫毛时，男孩突然睁开了眼睛，绍芝吓了一跳，猛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不曾想一脚踩在了一个铜盆上，原来那是给男孩把尿的盆。绍芝踩到了铜盆的一个边，盆翻了，盆底的一点儿尿倒了出来，尿是叫水泥地吸了进去。只是踩翻盆的声音惊了床上的男孩，也惊了九岁的绍芝。男孩“哇”地一声，扯开了嗓门，那声音像挂在观音角的高音喇叭，绍芝夺门就跑。

绍芝还是和闻声进来的母亲撞了个满怀，母亲奔向床边，哎哟，造孽啊，造孽。越是怕别人听见，你越是嗓门大，我还能把你捂死了不成。说着抱起了男孩，转脸狠狠地瞪了一眼发愣的绍芝。

那一年，院子里还发生了一件事，住在东头的老冯被公安局抓了起来，关进了白沙河监狱。老冯是在抄一篇语录时，抄掉了一个字，那篇语录绍芝也会背，就是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”，老冯抄成了“革命是请客吃饭”，老冯成了反革命。老冯进了监狱不久，小顾阿姨就生下了一个女孩，因为她上面有三个哥哥，大伙就叫她四妹。四妹长得像一个水萝卜似的，水灵灵、胖乎乎的，小脸嫩得指甲盖一划就能流出水来。绍芝对这个孩子爱得不得了，一放学就往老冯家跑，四妹见了她也挥舞着一双小胳膊，欢喜得不行。小顾阿姨对绍芝的母亲说，这俩孩子有缘，说不定真成了姑嫂呢。这话绍芝哪听得懂呢，倒也知道不是什么

坏话，心里自是很高兴。四妹的牙才露出白头，姜家就出了绍涵未婚先孕的这台事，也养了一个婴儿。小顾阿姨把四妹用过的奶瓶、奶嘴、尿布和一些小衣服送了过来，有时还把热乎乎的米糊端过来，一个蛋黄也是两个孩子分了吃。来了就免不了要坐一会儿，两个女人一起长吁短叹一番，都说要不是为了孩子，真不想活了。

2 对于自家的这个男孩，绍芝不像爱四妹那样爱他。在这个孩子会说一些简单的话的时候，母亲喊他叫绍芝小姨。每当这个时候，绍芝总是厌恶地跑开了。她跑出屋子，跑到院子里，在一棵大槐树的后面躲了起来，在长长的时间里，绍芝用手抠粗壮树干上的树皮，她用食指和大拇指抠，用小指的指甲去挑，一只手只被搞得黑黑的，手指还有些冷冰冰地疼。她用牙紧紧地咬住自己的嘴唇，她恨姐姐，更恨这个外甥。

有一次，绍芝的二哥绍君不知从哪里搞了一台120照相机来，一家人忙着在院子里照相。那一天，太阳被云层挡得浅浅的，落在地上的影子都是飘浮着的。绍芝梳了中缝分开，一边一个马尾的发型，两个红色的橡皮筋勒着，马尾扬起又弯曲下来，这都是绍芝自己收拾出来的。绍芝心里只是高兴，歪了头看地上自己的影子，淡淡的，好像写字时舍不得用劲似的，不过倒也看了个大概，心里就有几分得意。这时二哥招呼着，让绍芝抱着外甥照个相。绍芝极不情愿地坐在一张小板凳上，二哥把那个男孩放到了

她的怀里，正当二哥按快门的时候，绍芝故意屁股一歪，小板凳翻了个底朝天，绍芝跌倒在地上，她怀里的外甥被她像抛一块石头一样抛到了地上，头上被撞出了个大青包，男孩当场就哭得哇哇的。尽管绍芝的屁股很疼，但是，当她听到了外甥的哭声时，心里感到特别痛快。

绍芝最眼馋的是外甥每天的那半磅牛奶，早晨绍芝起了床就端了一个印有红字的大白口缸到院子门口，送牛奶的就沿着那一条街过来。送奶人骑着自行车，两个铁皮奶桶像两条人腿一样骑在自行车的后面。街是一条背街，路面铺的是像半本书那么大的石块，凸的凸，凹的凹，自行车走在上面有些颠簸。送奶人总是戴一顶宽沿的帆布帽子，颜色是旧的，分不清本色了，就是再热的天，帽子也是不离开头的。绍芝总是在等帽子，只要帽子像一艘大海里飘动着的小舢板一样，出现在街的那一头，牛奶就送来了。一般说来，送奶人总是准时的，绍芝刚刚站定，奶也就来了。有时也有不准时的，绍芝就端了口缸站着等，时间总是走得那么慢，绍芝就低了头看口缸上的字。字是用红油漆写上去的，一个大大的“奖”字，然后一些小好多的字，像花瓣一样围了那个大的“奖”字半个圈，那些字绍芝认识，“歌舞团革命委员会赠”。绍芝看了这些字，就想到了姐姐。绍芝一想到姐姐，心里就好像被钩花用的钩针钩了一下，一种扯带着丝丝血肉的疼，绍芝难过地抬起了头，眼睛眯了一些，眉头也皱了起来，这时，那一顶舢板一样的帽子就起伏着向她游来了。

绍芝端了牛奶，把脸凑近口缸，使劲吸了一大口，憋了鼻子，把牛奶的气味使劲地咽到了肚子里。早先她还用

一个手指在牛奶里轻轻一点，把手指放在嘴里吸了，后来母亲说牛奶里有一种细菌，吃到人的肚子里，细菌就长大了，像蛇一样盘在人的肚子里。绍芝听了，怕了，就只敢用鼻子吸牛奶的味儿。回去的路走得很小心，口缸是用两只手捧着，背驮了起来，脚就好像踩在棉花上。尽管小心，有一次还是把牛奶洒了。那一次是绍芝踩到了青苔上，头一天夜里下了绵绵细雨，青苔的面积不大，一只小脚踩上去刚好滑倒了，人一个后仰，口缸不知甩到了什么地方。口缸甩得脱了瓷，母亲见了，一把从绍芝手里夺了口缸，疯！疯！这么点儿事都做不好！绍芝紧闭了嘴，五官挤到了一堆儿，眼泪就好像装在布袋子里的水一样，从那一张小脸的各个地方冒了出来。母亲伸了个指头，在绍芝的脑门上点了一下，冤！冤！这孩子就是冤。唉！母亲长长地叹了口气，转身去拿柜子里的白糖，这一次舀了两勺，比平时多了一勺，母亲把糖放进一个玻璃瓶里，冲了开水，使劲摇了摇，然后在玻璃瓶上套了橡胶奶嘴，母亲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绍芝哭了，完了，自己拿梳子在头上胡乱梳了几下。母亲说，饭团在锅里，自己拿了吃，快走吧。绍芝答应了一声，到灶间掀了那个油乎乎的锅盖，拿了饭团，上学去了。一路上还不时地抽泣几下，心里想，都怪那个可恶的外甥。

3 不管绍芝是不是讨厌她的外甥，外甥总是在长

大，一天天变着样，那一张小脸也像一张团皱了的纸，一天天舒张开来。母亲心情好的时候，就对绍芝说，都说头生子聪明，老多就是聪明，这么点儿大的人，就好像能懂事似的，还会看脸色呢。老多是外甥的小名，不知是谁随口说出来的，大家也都这么叫了。母亲抱了老多，让他冲绍芝做一个怪相，外甥就冲着绍芝把下巴一收，小嘴嘟了起来，眼睛向上翻着，小脸上的肉挤到了一堆儿。绍芝“扑哧”笑了，母亲也歪在一边笑着，眼睛里溢出了泪花。绍芝收了笑，恶狠狠冲着外甥做了一个鬼脸，外甥忽地张开了双臂，在母亲的怀里欢腾了起来。母亲就说，哦，和小姨逗呢，喜欢小姨呢。绍芝听了，扭身跑了。

绍芝看得出来，母亲是喜欢这个男孩的，母亲总说，老多是一个好带的孩子，比你们姊弟三个都省心，好像他什么都懂似的。绍芝听了，心里就有些妒意。母亲在给男孩洗澡的时候，总是把绍芝支使得跑里跑外，从烧开水开始，绍芝就守在了灶台边，然后绍芝又从母亲睡觉的大床下面拖出那个大铝盆来，放到屋子的正中，绍芝拖大盆的时候很用劲，弯着腰用两只手抓着大盆的沿，盆底和地面摩擦发出巨大的声响，母亲闻声进来半抬半拉地把大盆弄了出来，母亲还一边说着，你们姊弟三个都是在这个盆里洗大的。绍芝就特别不爱听，心里想着他怎么能和我们比呢？老多一进了水就快乐得像上了天堂，他坐在大盆的中央，自豪地展示着他那一身雪白的肉，他的两条腿又粗又短，好像一个面口袋被扎成了几截，两条胳膊像新鲜的藕节，那一张脸洋溢着幸福的笑，一会儿低头看看水，一会儿又抬头看看绍芝和母亲，表示他的快乐。他洗澡的时

候，如果绍芝没有在身边，他就急得大哭，蛮不讲理地用脚用手把水弄一地。母亲这时就急得大叫绍芝，有时绍芝听到了也不吭气，就听到母亲无奈地恳求的声音，绍芝的心忽地软了。

看到了蹲在一边的绍芝，老多又变得很快乐。绍芝看了快乐的老多，立刻就忘了那些对老多的讨厌和嫉妒，她也快乐了起来。她尤其喜欢赤身裸体的老多，她觉得简直可爱得不得了，绍芝有时爱得不知所措，就弯下身子，在老多肉肉的肩膀上咬一口，老多像是习惯了，只是皱了眉、咧一咧嘴，也没有哭。绍芝更是欢喜，她捧起老多的小脸，恶恶地亲着。老多欢快地用两只小手拍打着水面，溅起的水花淋了绍芝一头一脸，老多嘎嘎笑了。母亲在一边说，你们俩有缘，要是姊妹倒好了。

绍芝上学的时候母亲把老多放在一个背篓里，把背篓固定在母亲裁剪用的一张方桌的一只腿上，母亲在那张桌子上裁剪帆布，她把帆布裁剪成手套样子，这些布样被别人领去用缝纫机做成手套。老多就站在那个背篓里，他的手紧紧地抓着背篓的边沿，仰着头到处看看，有时母亲也抓些碎帆布给他玩。每当绍芝放学回到家，老多一看到那一扇紧关着的门被推开，就在背篓里欢跳起来。他用小脚使劲地蹬背篓的壁，两只手紧紧地抓着背篓的沿，他咧开小嘴露出他那才出了一半的门牙，使劲儿冲绍芝笑着。

这时，绍芝就听得母亲长长地叹一口气，母亲什么也不说，自顾自地剪裁着那厚厚的一摞帆布。绍芝心里知道她必须把那个讨厌的外甥抱起来了。绍芝放了自己的书包，向那个背篓走去，老多张开双臂，身子靠在了背篓的

壁上，背篓摇了起来，好像马上就要倒了似的，这时，绍芝慌得急忙把老多抱了起来。老多上了绍芝的身子，又是一阵踢蹬，快乐得不知所措。绍芝不买账地用手使劲儿地在他的屁股上拍了一下，男孩看着绍芝愣怔了一下，又咧开了嘴露着他那半截门牙手舞足蹈起来。

那时候，绍芝就想，他一点也不知道我恨他。



第二章

4 绍芝家住的是老宅，原是别人家住的，据说那家是富人，那个远方的矿也是他家的。房子是分正房和偏房，或许还准备着再在院子里盖新房，所以院子格外地大，只是还没有等到房子的主人再建新房子，就解放了，那些原有的房子就被分给了好多人家。绍芝家就是其中的一户，那时绍芝的父亲刚刚大学毕业，他在学校里就是一个追求进步的学生，政府接手了那座远方的矿，正需要真正的主人去掌管，学有色金属专业的父亲就带着母亲从外省来到了这里。

这个县叫玉水县，沿着滇缅公路一直走，过了一个坝子进到山里，又过了一个坝子又进山，路是险到了尽头，人也坐车坐得够够的了，不晕车的也在翻着胃。车牛一样地爬到了山顶，忽然一股凉凉的小风迎面吹来，定睛一看，看到了山脚下的青绿，长方、正方田野茂盛着黄的、绿的，在黄的、绿的正中，一片浓浓的墨绿，墨绿掩映着一些房子，隐约有深灰色的瓦楞从墨绿中显出，就到



了玉水。据说玉水所属的每一座大山的肚腹里都含有丰富的有色金属，因此，玉水被称为高原明珠。县城倒不是一个新城，从观音角那个十字路口延伸出四条街道，街沿的门脸都是上木板那样的，上了木板就看到木板上的字，或是黑或是红，都是粗大毛笔写成的，左一、左二……右一、右二……这样排列的。门脸后面是住家的院子，每个院子里都长了茂密的树，不管是什么季节，墙脚下都生了阴阴的一层绿苔。冷不丁在一个房檐的瓦片上，还能看到一个久远的朝代镌刻下的文字。街面是石块铺成的，大小也就一本书那样，有整齐的，也有歪的斜的，人走得多的地方，石块都磨玉了，看不出是石块了，因为补上了水泥了。东西走向的街面，有一条小河，也就两步那么宽，当地人叫玉花江。玉花江的水又清又凉，居民出了门，弯了腰就在水里洗洗淘淘，到了正月十五的时候，城里的孩子在水里放了灯，幽幽的一团红就被水载着走远了。

绍涵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，当然绍君、绍芝也相继在这个院子里出生。父亲就好像是从这个院子里放出的一只风筝，他更多的日子是在远方的矿上，母亲就是长在这个院子里的一棵树，她在这里养育孩子，并在她的房子里上班工作。

绍芝记事的时候已经看不出房子原来的样子了，几乎家家都在自己的房子旁边盖了偏厦。母亲回忆他们才搬进来的时候，院子是那么清静、幽雅，她说，听说院子的主人是留过洋的，自然是有一定的品位的。母亲说，现在乱了，简直就是一个大杂院。这些都是绍芝记事以后，母亲跟绍芝叨叨的。

院子很大，比学校里的篮球场都大，院子的南面是大门，北面就是一些房子，西头住的是绍芝家，东头住的是老冯家，中间住了小芬家，就好像一个菜筐子没有放匀称，北面沉沉的，要把院子压翻似的。

老冯也和绍芝的父亲一样，在矿上做事，妈妈每次见了老冯总叫他冯干事，老冯家有三个男孩，最大的和二哥同岁，叫舒拉。舒拉从小就少年老成，从小学一年级起就是班长、学生领袖。老冯出事以后，舒拉就毅然决然地和父亲断绝了父子关系，并且报名下乡，远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。老二叫舒克，比绍芝大三岁，是一个性格内向的男孩，当院子里所有的孩子都在疯玩的时候，他可以一个人在家呆着。绍芝上学的时候，和舒克在一个学校，那时妈妈总叫舒克和绍芝一路走，他们走到观音角的时候，舒克就在那里买一个烧耳块吃，绍芝站在一边等着，后来绍芝就自己去上学，自己回家了，绍芝不愿意和舒克走一块，原因是李雷总瞎起哄。冯家的老三叫舒笛，与舒克相反，他是院子里最闹的男孩，他比绍芝小两岁，那一年刚刚上小学二年级。三个男孩三种类型，而他们的妈妈小顾阿姨又是一个很弱的女人，舒笛常常不听她的话，倒是极其怕大哥舒拉。后来他们家里又有了四妹。

5 少女时的姜绍芝就知道自己不是那种街上的女孩，尽管走出院子的大门就是街道，可绍芝觉得自己从来就不是小县城里的市民，绍芝看不上那些街上的女孩，她

不喜欢街上女孩的那一股街味。她觉得自己没有那股味，她是单位上的，她的父亲是矿上的工程师。她看不上街上的女孩的那种小家子气，明明一根红橡皮筋把头发束起来就很好了，但是街上的女孩偏偏要在头上弄三根红橡皮筋，一下子就俗了。一件红艳艳的衣服，街上的女孩就能配一条黄色的裤子，一下子又俗了。绍芝从来不这样，她总是上身极艳了就配一条素色的裤子，鞋也是素的，只是袜子要穿起了碎花的尼龙袜。平时的头发就是一根马尾，又清爽、又大方，看上去脖子长长的，身材瘦高瘦高的。

绍芝长的是一张瓜子脸，眼仁黑亮黑亮的，眼角向上轻轻地吊着，嘴巴总是紧紧地闭着，一边一个深深的酒窝，看上去脱俗极了，不像是县城里长大的孩子，倒像是从大城市来度假的女学生。

绍芝心气高，不过倒也不知道高到什么地方去，自己对未来也说不出个一二三来，只是觉得那么不一般。走在街上的时候，胸脯是挺得高高的，目不斜视，知道有人的眼睛在看自己，自己是不看别人的，只顾旁若无人一般。

到街边的小店里买了零食，也不是那么大张旗鼓地吃，只是猛一低头，咬了一口，把东西含在嘴里，然后抬起头来，在嘴里慢慢地品着滋味。那种在她看来有失尊严的食品她是从来不当街吃的，比如，小城里所有的女孩子都喜欢吃的酸腌菜，她从不像别的女孩那样走在大街上用 手捧着，辣椒水沥沥拉拉地一路用手捻着吃，她也喜欢吃酸腌菜，她在家吃，捧着一只小碗，用食指和拇指夹起来吃，她夹得极其精细，除了这两个手指外，其他指头一点也脏不到。吃完了干的，就把碗凑到嘴边，文文静静地